



全部二十四册

一 序 遺欠

二 傳 誌

日 第拾七卷

文 序 一

16
245
1

柳文

日門
第拾七種 共廿四

明崇禎五年十月四日購求

同文會印

明和16
號45
卷1

唐柳河東集序
友人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
戰國而病涉秦漢復配漢之文至列國而病
唐興復配夫政疵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
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
方嚮文章昭回之先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
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苾寒
色正入墜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

柳河東集序

人聖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
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
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譽入尚書爲禮部員
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誡出牧郃州又謫
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
又歲不得名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
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歿以遺艸累故人禹
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二通行於世子
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

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
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
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
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
文在今附于弟一通之末云

唐柳河東集序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柳集叙說

孫允憲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
藉子之文凌轍荀孟糝糠顏謝所仰宗者
惟梁浩補闕而已

唐庚曰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
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後劉原
父作僂有所倣

歐陽修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
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

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氏為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蘇軾曰余嘗評書以為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

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達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

又曰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

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又曰詩須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黃庭堅曰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

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總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邪余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轉也曰柳子厚詩不爲亦論其辭也

李朴曰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六

抵非怨憤必刺毀如辨論語下篇尤害道

韓駒曰柳州詩不多亦備眾家體惟學陶是其本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司馬光曰古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

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偃師木偶耳目

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鬼鬼不

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學韓昌黎論史

書全學他辨諱去難創他須是讀書時

一心兩眼痛下功夫得他好處

洪邁曰韓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

盤詰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

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

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

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

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

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皆

業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葉夢得曰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大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實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謹紛然迭起枝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

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業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張敦頤曰唐初文章尙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開始能粹然一反於正者韓柳之力也朱熹曰韓文議論正規模大然不如柳子

未厚較精密韓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
 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
 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文議論
 高古但不醇正

又曰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
 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宋一曰陶三

又曰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葉世傑曰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
 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

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
 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
 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
 物所恡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呂本中曰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以窺測
 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
 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功夫自見
 稍善慤曰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為文
 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為師

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
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
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
天資素高學力裕詣又有佳山水爲之
助相與感發而至然邪

黃震曰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
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釋者所謂貫
道之器非歟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訣辭
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羞縮無聊

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閒
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
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
罵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
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此蓋子厚放浪
王之久自寫胸臆不事諛不求哀不關經
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
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
釋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

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
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
韓李李指李翱云

王十朋曰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
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
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
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

劉克莊曰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
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為元和

體韓猶未免諸俗而柳子厚獨能為一
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

蔡條曰柳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
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嚴羽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
觀皆所不及也

劉辰翁曰子厚古詩短調沉鬱清美閑勝
長篇點綴清麗樂府托興飛動退之故
當遠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

又曰柳子厚叙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菁華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又曰褚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又曰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元好問曰韓昌黎正大卓犖凌厲百家唐

宋以來莫之與京差可與鴈行者獨柳柳州而已

劉定之曰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奔宗社作猛虎行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

項敵國相爭，尙安知君臣之大倫歟！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佞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托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諸賦。

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旣悔已，又詆其主，則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何孟春曰：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貶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良，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良其才高之云，良忌其將壓已，邪抑良，惡其恃才將復爲國害也。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爲給

事_レ中時_レ已_レ與_レ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
 權許此其人於宗元之材當無所忌而
 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抑
 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
 卒以竄斥歿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
 不幸也

廖道南曰三代之後無文人六經之後無
 文法非文之難也文載乎道之難也世
 之稱唐大家者必稱韓柳以今觀之

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震虧潭塞
 而其秀挺超紆不可盡藏韓之文也巍
 巖絕湍峭奇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
 主靈氛怪氣固克籠罩柳之文也又如平
 原曠埜大將指麾天衝地衝自有紀律
 其韓之變乎聞道斜谷驚感掣電不可
 方物其柳之變乎

楊慎曰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
 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

江可也

又曰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
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
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代橫行濶視
於著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王世貞曰柳子厚才秀於韓而氣不及金
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
墮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
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七

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
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叙述艱苦酸
鼻之詞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
至於他篇非掎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
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歿終墮神祠
有以也吾嘗誦柳之蚤歲多弃其日於
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
韓合下僂銘六季而上之而晚爲富貴
功名所分且多酬應益於損益各中半

耳

又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
曰歛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
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
焉其流也使八畏難而好易

又曰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為
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
似得一班

又曰韋左司平澹為元和之冠柳柳

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凡卑尤不足
道

茅坤曰昌黎韓退之嘔起八代之衰又得
柳柳州相為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
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
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為多而柳
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
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
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

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累欬者久之再覽鉛鋅潭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空虛御風也已奇矣哉

又曰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鏡畫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不如昌黎多矣

又曰風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

撰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奔赤電鞭疾風常若山立怪者靈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峭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迢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

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
所當行止乎其所得不止浩浩洋洋
卦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蘓長公也嗚
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
董相如揚雄諸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
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石蘇洵轍
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
然其才或疲蕭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
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何良俊曰風人推柳儀曹去屈宋不遠然
亦只是彷彿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
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聳卓鋪寫詳
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胡應麟曰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
爲清麗者得之柳儀曹清峭有餘閑婉
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之勝韋非
也

又曰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

皆不在盛唐下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孫鑛曰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子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附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厚則學荀豈性好所近固然邪

又曰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

張中丞傳後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晉問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子厚有韓公毛穎傳後顯云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然則前數篇當是有意力角者耶

又曰嘗語人之爲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子厚之國語歐陽之韓文斯爲要領其他書則但有助談資

陳文燭曰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為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純於道斯持論之過也

陳仁錫曰劉禹錫與宗元書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已嚼出柳文佳處

唐柳河東集叙說終

唐柳河東集遺文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揚子新注

區則○揚子漢揚雄所著法言也序云諸子各以其知姓馳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聖人之法應之選以為十一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翹按法言東晉李軌已為之注甚畧子厚刪定雖增釋一二而亦不能盡補其於誤故宋成云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秘存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則其言無足取也但以爲舊本所存又果爲子厚之筆姑存之乃

或者謂昌黎舊有論語筆解而集亦弗錄此注不可以已矣乎蓋論語諸解大畧亦見韓集遺文答侯生書中故不贅弗可例也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

木舌

注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

木鐸也鐸所以宣教令者也文事木鐸武事金鐸法言之意猶言使諸儒揚宣之

修身篇

榮菟曠枯糟莛曠沈摠埴索塗冥行而已

矣

注云榮明也榮菟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

莛如葭莛之莛目精之表也言菟之榮明曠

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

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司馬光曰修身而不

由聖人則為弃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弃目矣

又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

目精久曠則沈於是杖摠地而求路冥冥

然行矣此即面

又云季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注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謂王莽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注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

宋咸曰柳子之論非也蓋子雲觀新莽之

耳強篡而立復暴桀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

龍城錄一卷共四十四則非子厚所撰

今刪去。陳氏書錄解題曰稱

柳宗元撰謂柳州也羅浮梅花夢事
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托也朱子
語錄曰柳文後龍城錄雜記王銍性
之所作也子厚敘事文字有少筆
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
中不可窺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

唐柳河東集遺文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賦

披沙揀金賦

柳自注以末寶之道同
選之為韻 劉義慶世說
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見鍾嶸詩品此與下二賦皆子厚
元區年後舉進士時作二賦體格
直是駢儷語之叶韻者取全用經史
成語更

沙之為物兮視汚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
流沉其質兮不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修

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
 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任切
○左傳天生又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
去兵尚書六府孔修又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煨
 而振討動而愈出幽以即翮涅而不淄既堅
 且好炫煨絹切煨戶廣切撰音貪○動潛錐
 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
 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
 弃予如遺孔之昭左傳寡君將君是望敢不

藉首易坤文言先迷後得主利其隱也則雜
 詩谷風將安將樂弃予如遺其允同其塵杜預左
 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允同塵兮合
 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
 其中翺翺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
 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將烟爾而見素不
 索何獲遂昭然而發其允同其塵杜預左
傳序或求各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上國右言日不索何獲觀
 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允而競出耀真
 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允乍比劔拭土而異

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

說乎戰國稱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

城劍取南昌西山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并土與

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兼

將拭劍轉精明也煥煥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

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繁若

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

卽詠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晶音精熒惠一肩

也詩械樸金玉其相注美文王也陸機事八見

顯注梁昭明太子蕭統集文選錄機文為多

如嘆逝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以論演連珠之類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

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

增光寧謝滿籬之學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

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漢書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晉孫綽字典公作天台賦示范榮期期曰

此賦擲地必為金聲

迎長日賦

柳自注以三王迎日禮用夏

于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注易說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夏止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

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

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侯
 啓蟄以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
 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變之輝式
 佇寅實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
 夏時契惟精而惟一史云帝紀迎日推策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詩冬之日烈烈又春日遲遲左傳賈季曰補衰冬之日補眉夏之日注冬之日可變夏日可畏書寅賓出日寅敬賓導也職在馮相事傳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馮音惠相息亮切正音征

○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注馮乘也相視也謂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禮運注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夏小正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晉位用三代之遠禮撰曠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曠音格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泰壇既罷下漏之聲漸長爰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禮郊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尊上也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候日景注日景土圭

至景尺有八寸冬至景丈二尺其間則日有
 長短禮祭法燔柴於壇祭天也廣雅曰圓丘
 泰壇祭天方丘太折祭地張衡漏水轉渾天
 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
 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
 詩其用其雨杲杲日出爾雅曰達謂之康亦
 達謂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
 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作皇故可以知上下
 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
 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天紀不修秦
 伯尚矜其泰時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
 時音止包裹束茅菁茅天子祭禮必用菁
 茅以束酒謂束茅而灌之以酒左傳謂縮酒

是也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書傲
 稷天紀注紀講時日說文時天地不帝所基
 址祭地以秦本紀及封禪書破之秦襄公作
 西時祠白帝至文公作廊時宣公作密時靈
 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獻公作
 哇時祀白帝皆未嘗立泰時至漢武元鼎中
 始立泰時祠太一則泰時乃漢立也賦云秦
 稷泰時恐誤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又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
 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之對曰昔堯殛鯀于
 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之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末之祀也平韓子
 祀夏郊晉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
 侯有間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
 三舍之足憑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自然
 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

克周于戎夏

淮南子魯陽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漢書文帝時

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乃更以十七年為元年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日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詩天錫公純嘏

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戩之空受

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

恭祀事竝虞夏而何慙戩音剪詩俾爾戩戩與翦同戩盡戩

也善

記里鼓賦

柳自注以聖人立制智者研

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崔豹古今注曰大章

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日記里車車上有一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振

鐺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于天邑佐太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

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

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竝司南而

為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

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

擊於華山之筮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

之陽識雷聲所及禮記經禮三百威儀三千

十里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路帝作指南車以示四

左指南又各司南又擊句未詳如謂霧與指

南相屬者應即黃帝事華山字恐誤當云涿

鹿之禁如謂霧與華山相屬者後漢書張楷

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其事又與顯不

洽恐非是今並存之以俟知先聖有作後王

者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智巧而彼新相彼良

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冥迷途之人

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

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木偶事見顯注

古者天子巡狩

按時而雖道有環迴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

實諒知幾而有為載波載擊所辨于長亭短

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易以波切為

帖十里一長亭又十里一短亭世說魏武帝過

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蓬日揚

修便解魏武行三十一里方悟歎曰觀其妙矣

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一里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

而得度響其鏜而有制微音用切鏜音湯

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邊際也左傳一鼓于

作氣再衰三竭詩擊鼓其鏜鏜鼓聲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叙

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
 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
 坎坎，陋促節之闐闐。闐音田。渾夫儀制蓋
 上鑄金為司辰具，衣冠
 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蚤晚餘詳見
 前賦。紫微垣在太微天市二垣之內。黃道日
 行之處，天之中，央易曰：智周乎萬物。又夫易
 聖人所以極深而研機也。詩坎其擊鼓，在丘
 之下，又振。妙出人謀，息由神假，時然後擊，贊
 旅闐闐。

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查假音
格

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
 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愆

于素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
 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易帝出乎
 震，江淹賦
 淵雲之墨妙
 嚴樂之筆精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一終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生

傳志

吾子

關文○揚雄法言有吾子篇三降
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
諸子圖徽
誤文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
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
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
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

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內音

河間傳

河間傳文小致取其墓寫貞淫兩截灼灼如規此正為下土之不以終其守者戒也子厚乃特以明之恩之難待則所謂諷一而勸百者是不可以已矣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操七到切

石君傳注於上有親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操節操也

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實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眾造門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

曰聞婦之遣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閑以飲食觀遊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惟牀之側聞男子歎者河間驚跣足出名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眾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邪向之歎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邪

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名邀於姑必致之
 與偕行遂入豐隄州西浮圖兩間隄口既切
 又開切
于江南人呼梯為隄被集韻所沂二音曲岸
 也又魚開切修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
 隄州今注曲岸
 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
 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
 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
 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
 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偃抱持河間河間
 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

間竊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
 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
 幸一遂焉因權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
 未始得也至日不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
 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
 是人俱歿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
 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
 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
 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

揮去心忤忤恒若危柱之絃忤披耕切夫來

輒大罵終不一開自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

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名鬼

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

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土惡夜祠甚夫

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名鬼祝

詛張音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

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闋門名所

與淫者保逐為荒淫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

益厭乃出之名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

猶不嫌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

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

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

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惜惜以為不

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

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

蹙與蹙同頰音退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修

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

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
 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
 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
 與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
 之猶其中邪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
 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刻云一作是
非是

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

月關其團於是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子厚時在柳州作劉夢

得集有與子厚書云發書得箏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恂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子車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審事神驚心得倘徉伊鬱久而不能平嘆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歟矣絃張柱羈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以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此文之小品也其旨瑰實可傳并禹錫書亦極騷楚茅坤曰宕

郭師名

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

一統志山西大同府

秦曰雲中曰雁門曰代郡

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二絃

風俗通箏

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或云秦人薄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按禮樂記等瑟絃阮瑤等賦等絃長六尺以應六律絃十有二象十
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隋史音樂志絲之屬四百等十有三絃其數不同如此今惟雅樂清樂等並有十一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
能者蓋十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三絃者也
 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擊舊作擊
作擊音於煥切儀禮日鈞中指結于擊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慳擊也牽也
 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代謂代州今屬太原府一統志

清涼山文殊師利所居其山又南來楚中然又峰高出雲漢今名五臺
 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為神奇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琨琨子會宙貶賀州遂祇祇子嚙嚙子宙皆嗣為王
 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絕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鼓闍管謹視出入薛伯高名景晦詳見正一傳
 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神之依叢木者謂之

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集元

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庚寅元和和

三十一僕夫返樞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瘞

四也例切左傳啓蟄而郊啓稚妻號呼幼女泣

和春悽歎行路悒追初憫矣銘茲什和胡臥

衣別切歎香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集有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又有與李睦州書元和又于年子厚時與李俱在永州時作故云卒于湘水之東也漢書齊悼惠王昭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所云

外婦本此○茅坤曰馬淑倡也按銘法此不當銘者而柳子銘之過矣然其文特佳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揚州母曰劉客倡也

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

君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

慕焉李時為睦州刺史元和二年為李錡所誣得罪貶循州更大赦量移永州詩見

正集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

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

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念

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

造謠工階
平平叙去

各填數語
韻絕

元和三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

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陸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凋

頽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漪嗣靈音兮水終

謂湘靈鼓瑟今淑
之歎能嗣其音也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二終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a signature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